

賽的父母常叫結賽送些吃的東西，燒的柴和油等到我讀書的地方來。當母親和妹妹找不著工作的時候，舅舅也常供給我們一點食物；他為了不使母親去討飯，到處想法子替母親找點工作。在他能力所及之內，對我們母子三人盡了最大的力量。妹妹有時替人跑跑腿，打打鼓，有時替人打掃廠房做點雜工，想盡方法求衣食。但是吃得還是很苦，穿得還是襤褸不堪，除了悲哀之外，毫無快樂。」

密勒日巴尊者說到這裏的時候，聽法的人都感傷流淚，生起厭世之心；滿座聽法弟子都靜靜地沈迴在唏噓哀泣的聲音中。

惹瓊巴說：「尊者！您老人家說起做黑業，那是怎麼回事？」

密勒日巴說道：「起先做黑業，就是用殺人的咒術和降雹術來造了極大的惡業。」

「尊者！」惹瓊巴又問：「您為什麼要修練咒術呢？」

密勒日巴回答說：

「當我在無上廣地方修學的時候，一天，嘉俄澤平原上的村民要開一個同樂會，請我的師傅為主客。師傅就帶我一齊去。村人們準備了極豐盛的筵席，並且用上好的美酒來招待師傅。啊！那天他們的美酒可真是多呢！大家都盡情地歡飲；我也忘其所以地狂飲了個痛快。到後來，肚子喝得脹脹地，頭也暈沈沈地，醉成一團。」

「師父看我已經醉了，便叫我拿了供養的東西先回廟去。我醉意醺醺然，身上懶洋洋地，心中快樂無憂地沿著山上的斜坡小路，一路東倒西歪，拖著軟綿綿的兩腿，蹣跚地向著廟子走去。路上我忽然想起宴會中唱歌的人來了，他們唱得非常動聽。想著想著，自己喉嚨也就癢起來了，情不自禁地自己也唱了起來：

「我的歌喉，在鄉人中原負有一點兒名氣，這天有了酒意，興致又好，聲音也特別宏亮；同時歌調也好，心神飛揚在虛空，兩腿飄然似飛地，且走且跳，且舞且唱，不知不覺走到回家的路上了。一直等到了家門口，我還在手舞足蹈地唱著。那時候我的母親正在炒麥子，聽見這聲音非常地詫異，自言自語地說道：『這個唱歌人的聲音，好像是我兒子的聲音，但是世界上再沒有比我們母子更苦的人了，我的兒子不會有這種心情，這樣快活地唱吧！』母親又詫異又懷疑，心裏不相信，就跑到窗口來看一看。一看真的是我，氣得渾身發抖，立刻把右手拿的火鉗往地下一扔，左手拿的炒麥子的棒鏟往地下一丟；也不管麥子燒焦了。右手拿起一根棍子，左手抓了一把灶前的灰，連走帶跳從樓梯上跑了下來，跑到門外，把左手那把灰往我臉上一撒，拿起棍子就在我的頭上亂打，大聲喊叫道：

「『密勒蔣采爸爸啲！你看看你的這個兒子啊！你的後代絕了種了！你看看我們母子的命呀！』」

「哭著叫著，氣極昏倒在地上。這時候，妹妹琵琶也從屋裏趕出來，一面哭，一面說著：

「哥哥！你好好地想想吧！你看看母親成了什麼樣子啊！」

「我在這樣一陣突然緊張的暴風雨之下，迷迷糊糊的；聽見妹妹的話，才清醒明白過來。一陣羞愧和悲憤，使我的內心深深的痛疚，淚珠止不住地流著。妹妹和我一面哭，一面握著母親的手，搖著母親的身體，呼喚母親。半晌，母親才甦醒過來。她用含淚的雙眼望著我說：

「兒呀！世界上還有比我們母子更悲慘的人嗎？你還有心腸這樣快活地唱歌嗎？你只要把你的母親——這個老婆子看一看，你哭都哭不出來了啊！」

「說完又嚎啕大哭起來，妹妹和我又隨母親一起悲痛地大聲哭泣。後來，我抑住了悲痛，毅然地對母親說：

「母親，請你不要再這樣傷心了，你的話真是一點不錯，我現在下了決心：母親如有心願，不論要我做什麼，我一定要做到！」

「『我要你報復那些可惡的上穿毛絨、下跨肥馬的仇人！我們勢孤力弱，惟一的報仇方法，只有藉誅法和咒術。我要你去將誅法、咒術、降雹法，澈底地學精，然後回來，用咒術

把伯父、姑母和苛待我們的鄰人連九族一概殺盡！這是我的惟一心願，你能做到嗎？」

「我一定辦到，請母親即刻替我準備旅費和上師的供養！」我毅然決然地說。

「於是母親就把鐵波錢瓊這塊田地又賣了一半，將這錢買了一顆名貴的『星光』大松耳石。後來又買了一匹叫『無鞍之獅』的白馬，加上一桶染料，和一駄牛皮，以便後來供養上師和做我旅費之用。我就在貢達享的若供錯旅店裏住了幾天，等候可同行的伴侶。

「不久，從上俄日地方來了五個都是要到衛藏去學法和咒術的好青年。我非常地高興得到這樣難得的機會，就向他們建議結伴同行；他們也很願意多有一個同伴，就決定和我同行。

「我將他們請到下貢通地方，在家中住了幾天。母親熱忱地款待他們，臨別以前，母親對他們說：

「各位，我的這個聞喜，是個年輕不曉事的孩子，自己不知求上進，請各位時常鼓勵他，要他好好地把咒術學會，回來時我一定要好好地酬答各位的！」

「他們都答應隨時照拂我，並請母親放心。

「於是我們就動身了，染料和行李都放在馬上，松耳石則藏在身邊。母親送了我們很遠一段路，沿路給我們喝酒餞別，又再三叮囑那些朋友們好好地照料我。後來又特別把我獨自

叫到一旁，緊緊地握著我的手。別離的滋味充塞在我們母子的心頭，窒息了我們的呼吸；我們默默無言地相對著，千語萬言想要在這一剎那間說出來，卻反不知說哪一樁的是，費了很大的勁，母親終於打破了這難忍的靜默：

「兒呀！你要好好地想一想我們母子的遭遇啊！無論如何你得要咒一咒這個村子啊！你的同伴們學咒術的目的是與我們不同的，他們只是想靠著咒術養活自己！可是，你得要好好地精進啊！兒呀！你要是不能咒倒這個村子就回來了，你的母親就要死在你面前的啊！」

「我激動地向母親發誓說：

「『母親！我要是學不成功，我是絕不回來的！請您放心好了！』」

「我將被母親緊握著的手慢慢抽了出來，回到同伴一起，就向母親告別了。但是我心裏還是捨不得母親，向前走幾步，又回頭看看；走幾步，又回頭看看，眼淚撲簌簌地直往下流。母親也好像捨不得我，一直到看不清我的時候，還是朝我去的這方向凝視，我很想跑回去再看看母親。這時在我心靈深處，直覺彷彿已告訴我：這是我們母子最後一次的離別；從此以後，我將再見不到母親了！」

「母親一直等到看不見我的背影以後，方才哭著回家去。這幾天村上的人們都知道白莊嚴的兒子學咒術去了。」

「我們向衛藏的大路上出發，到了藏州雍地方的雅古太，我把染料和馬賣給當地的財主，換了黃金帶在身上。過了藏布江轉向衛地前進。到了托烘的汝古那地方，遇見很多衛地的和尚。我向他們打聽詢問，衛地有什麼精通咒術、誅法和降雹法的人。有一個和尚對我說，在波通地方有一位喇嘛名叫雍同多甲，他是得了咒術、誅法成就的真言行者。於是我們就啟程向波通走去。到了波通，朝禮了雍同多甲喇嘛。同行的五個學生，每人獻給了這位師父一份供養。我把金子、松耳石，和所有的一切東西都供養他，並且跪著對他說：

「『不但是這些金子、松耳石，這一切物質都供養給上師；連我的身、口、意所有的一切，也都供養給您。師傅啊！我的鄰人和親戚做了極殘暴、對不起我家的事情，我要用咒術來誅罰他們。請您老人家把好的咒術傳給我吧！同時我在這兒學法期間的衣食等，也要依靠您老人家賜給我！』」

「喇嘛聽了我的話之後，笑了一笑，說道：

「『我要慢慢地看你所說的是不是真話！』」

「上師並沒有教我們最深奧的咒術，只教了一兩個惡咒，和一些口訣和修法。這一點法就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才傳授完。授完了這些咒法，我的同學都準備回去了，喇嘛每人賞給了一件衛地出產的羊毛衣。可是我卻沒有自信，心中暗忖，如果拿這種咒術來報仇，恐怕不會

有什麼效力吧？拿著這個沒用的咒術回去，母親一定會自殺的。想了想，就決定還不去。我的同伴向我說道：『聞喜！你不回去嗎？』

「我說：『我何嘗不想回去呢？只是咒術沒有學到手，不好意思回去。』」

「他們五人都說：『這些口訣也就非常深奧啦！喇嘛自己也說比這更高深的口訣再也沒有了哩！我們都自信回到家鄉以後，名譽、地位是不成問題的啦！不過你若是願意再住下去，我們也不反對，聽你自己的意思吧！』」

「於是他們五人就到上師面前禮拜告別，動身回家了。我也把上師所賜的衣服穿著，送了他們半天的路程。在返回上師家中的路上，沿路撿拾牛糞，撿了一大兜，在上師一塊最好的田上，施了肥料。那時，上師正在臥房裏，由窗口中看見了我，他就對另外一個弟子說：

『到我這裏來學法的弟子很多，但沒有像這個聞喜那麼好的，以後恐怕再也沒有像他這樣好的徒弟了吧！今天早上他未曾到我這裏來告辭，是表示他還要回來的。他初來的時候就對我說，他的親戚和鄰居對不起他家，請我傳他咒術去報仇。他又說，把身、口、意都供養給我；倒真是一個直心腸的人。如果他說的話全是真的，那麼，不傳他咒術未免太可憐了。』」

「這位同學就把上師的話告訴了我，我心中很歡喜，知道還有別的咒術可以傳我，就歡

喜地跑到上師面前來。上師說：

「『聞喜，你不回去，是什麼道理？』」

「我把上師賜給我的衣服脫下來，又供養給他，頂禮師足，說道：

「『師傅您老人家啊！我的伯父、姑母和鄰居，做了很對不起我們母子三人的事！他們以不正當的手段，占據了我們的資產，給了我們種種的痛苦。我們沒有報仇的力量，所以母親叫我來學咒術；假如我的咒術不精就回家鄉去，我的母親說過，她一定會在我面前自殺的！所以我不能回去。請師傅可憐我，傳給我最殊勝的咒術吧！』」

「說著，情不自禁地哭了起來。喇嘛就問我：

「『你的親戚和鄉人怎樣欺負了你們呢？』」

「我便把父親密勒蔣采去世以後，伯父、姑母怎樣侵占遺產，及虐待我們的經過，一面哭著一面說，詳細地敘述了一遍。上師聽了，也忍不住流下淚來。上師說：

「『假如你所說的話是真的，他們實在太不應該了。至於求我咒術的人，從各處來的都有；從俄日三洲來的供養百千的黃金和翠玉；從衛藏來的供養百千的緞絨、酥油和青稞；從多、康、貢三處來的供養頂好的茶和綢緞；從恰、他、孔三處來的供養成千的馬、牛、羊羣。但是，以身、口、意來供養的卻只有你一人！可是，我不能就傳授你咒術。好吧！我如

今先派一個人去調查你的話是不是真的！」

「在我們的同學中，有一個飛毛腿，跑得比馬還要快，站起來像巨象一般高大。上師就派他到我的家鄉去調查。過了沒幾天，他就回來了，對上師說：『師傅老人家！聞喜所說的話一點也不假，請你傳他一個最好的咒術吧！』」

「上師對我說：

「聞喜！起先我如傳你咒術，怕你這個憨頭憨腦的人會後悔；現在既然知道一切都非虛構，我當將咒術傳授給你。我有兩個祕法：一個是『殺法哼』，一個是『毀法吓』；有一位叫古容巴功德海的喇嘛，住在藏州西隙村，他精通醫藥，並且擅長咒術。他也有一個祕咒，名降雹法，我們彼此傳授了獨有的祕法以後，就成為莫逆之交。因此，凡是我這裏來學咒術的人，我都送到他那裏去；他也將向他求咒術的人送到我這兒來。今番你也不能例外，就讓我的大兒子陪你一同去吧！」

「上師為我準備了食物，又給我帶了衛州的細氈、毛呢；還給我一些用來供養古容巴師傅的禮品。我們將這些東西都裝載在馬背上，就向藏州出發。

「到了西隙村，會見了古容巴喇嘛，我將帶來的禮品悉數供奉了給他，然後又將我的悲慘遭遇和所以要求誅法的理由細細地敘述了一遍，懇求喇嘛傳授我咒法。喇嘛說：

「雍同多甲喇嘛與我是生死至交，他送你們來一定是有理由的，我自應傳授你祕密誅法。不過，你們第一步必須在山下人們所看不見的地方先修築一個練法堂。」

「我倆就在山腳下一處僻靜的地方，築成了一個簡陋的練法堂。用一塊跟牛一樣大的石頭將房子遮蔽起來。」

「上師就在這練法堂內，傳授了我咒術的祕密口訣。」

「我在堂內修了七天法，喇嘛就對我說：『從前的時候，這法修七天就夠了；你現在也只要修七天就夠了！』」

「但是我說我所要誅咒的地方很遠，請讓我再修七天吧！到了第十四天的晚上，上師又來對我說：『今天晚上，在曼陀羅（法壇）的旁邊，當有誅法成果的表现。』」

「果然，當天晚上，護誓三昧耶神（「三昧耶神」：梵文，三昧耶含多義，此處為誓語及「不越」之意，指密教的護法神。）手裏提著三十五個人頭和心膽來對我說：

「『你們叫我辦的事就是這個吧！』」

「第二天早上，喇嘛又來問我：『護法神對我說，該殺的人，還有兩個，還要不要殺呢？』」

「我心滿意足地說：

「『讓他們留在世上作見證，看看自己的報應，請饒恕了他們吧！』

「因為這樣，才把伯父和姑母留了下來沒有誅死。最後，我們又修法供養護誓三昧耶神，送讚護誓三昧耶神回去，散法解壇。」

「那時，在嘉俄澤我的家鄉中，咒術靈驗的表徵是些什麼呢？原來那天正是伯父的大兒子娶媳婦，請了很多客人到家中吃喜酒。那些從前幫著伯父、姑母欺侮我們的三十多個人，都一起到伯父家裏來賀喜。另外還有一羣同情我們的人們亦在被請之列，正徐徐向伯父家走來，大家還在議論伯父姑母的不是。有的說：『俗語說：客人變主，主人變狗。這話真是不錯；這些可惡的人真是不要臉，霸占了聞喜的家產還要虐待他母子；聞喜去學咒了，如果他咒術不來，三寶的報應早晚也是要來的啊！』

「那時候伯父全家和姑母全家都忙著招待客人，來賀喜的人們都興高采烈地飲著酒。一個從前在我家做過工而那時又在伯父家做事的丫頭，下樓梯去搯水；走到樓下，看到滿地的大蠍子、大蛇和大螃蟹在亂擠亂動。大蠍子用牠們的巨鉗夾住屋柱，要把柱子掀倒。她驚怕極了，尖聲大叫著跑出門去。」

「那天樓下拴滿了客人們的馬匹，其中一匹雄馬想欺侮一匹雌馬，其餘的雄馬不服氣，大鬧了起來，雌馬就狠狠地要踢雄馬；可是不知怎地，一腳卻把柱子給踢倒了。說時遲，那

時快，整個房子嘩喇喇一聲響就倒下來了，到處都聽見一片哭叫的聲音。伯父的兒子、新娘，和那三十多個人，一起都壓死了。滿地只見倒塌了的房屋，堆上浮著一片灰塵；斷木破瓦之下，壓著一羣死屍。

「這時我妹妹琵琶正在附近張望，看見這情形，馬上飛跑回去，急急忙忙地對母親說：『媽呀！媽呀！妳看啊！伯父的家倒了，死了好多人啊！』」

「母親不大相信，心裏卻是一陣暗喜，連忙跑出去看。看見伯父的家，只剩一片瓦礫，漫天都是濛濛的灰塵。母親又驚又喜，慌忙從她襤褸的衣服上隨便撕下一塊布條來，急急地繫在一條長棍子上面；一面搖晃這面破布旗子，一面飛跑出去，大聲喊道：

「『大家看啦！天啦！喇嘛啦！三寶呀！請受供養呀！喂！街坊鄰居們啊！告訴你們啊！密勒蔣采不是有了兒子了嗎？我白莊嚴母穿破衣裳，吃壞東西，供給我兒子學咒術，目的沒有達到嗎？各位看啊！伯父和姑母曾說：『人多就打一仗，人少就去放咒術。』各位看，現在怎麼樣？現在聞喜只放了一點小小的咒術，卻比打一場大仗還要厲害。你們看啊！上面的人，中間的財寶，和下面的牲口啊！我活到今天還沒有死，能夠看見我兒子演這一齣戲，我白莊嚴母真是高興死了啊！哈！哈！哈！我這一輩子也沒有這樣快活過！各位看啊！各位看啊！』」

「她把旗子一面搖，一面晃，一面喊叫，一面跑，真是快活極了。伯父、姑母和全村的人都聽見了，其中就有人說：

「『這個女人講的話恐怕是真的啊！』」

「另外一個人說：『真倒是像真的，只是說得太過火了一點！』」

「人們聽說我用咒術殺死了這麼多人，大家都集合起來說：

「『這個婆娘，鬧出這樣大的事來，還要快活得到處喊叫，我們非把她心肝的血擠出來不可！』」

「有個老頭子連忙勸阻道：

「『就是把那個女人殺了，又有什麼用處呢？這樣不過叫她的兒子更恨我們，再多咒死我們幾個人而已。我們先要想法子把聞喜殺了，再來殺這個婆娘，就沒有問題了！』」

「這樣才算沒有殺我的母親。可是伯父聽了以後就說：

「『我的兒子死了，姑娘也死了，我也跟她拼了，不要活了！』」

「說著，就要跑出來殺我的母親。大家趕忙把他攔住說：

「『都是因為你，才鬧出這件事來；現在聞喜還活著，如果現在你把白莊嚴母殺死，聞喜再放咒術，我們都活不了。如果你不聽我們的話，我們就先把你殺了！』」

「這樣才把伯父勸阻下來。村人大家便商量怎樣派人來殺我。我的舅舅就到母親這裏來說：

「昨天妳所說的話和所做的事，使得村人大家都想把妳和妳兒子弄死，妳有什麼防備沒有啊？唉！放一次咒術也就夠了啊！何必再引起公憤！」

「這樣勸了又勸，母親就說：

「唉！你還不了解我們嗎？這些事情我也明明知道，我是報復那些奪我們財產的人，才種下這個惡種子的啊！這個冤仇用尺子量都量不清的喲！」

「別的話一句也不說，只是哭泣。舅舅歎了一口氣說：

「妳的話當然也是對的，可是，恐怕殺妳的人快來了，妳還是把大門關起來吧！」

「母親就把門好好關牢，在屋裏想來想去，非常不安。我們從前的那個女傭人，因為可憐我母親，就偷偷地跑過來對母親說：

「他們現在倒不想害妳，他們想害少爺；您趕快告訴他，讓他小心一點才好！」

「母親聽了她的話之後，暫時放下心來。

「母親剩下來的鐵波錢瓊田又賣了一半，一共賣了七兩黃金。想把這筆錢送給我，卻不便叫任何村中的人送來。最後，正想自己送來的時候，恰巧有個衛地的瑜伽行者到尼泊爾

去朝山，來到我們村上，托鉢化緣。母親把他的來歷詳細地問明白了，覺得他很適合做送信的使者；於是母親就對他說：

「師傅！請你在這兒小住五六天；我的小孩子現在衛藏地方學法，我想寫一封信給他，要請師傅幫幫忙給他帶去。」

「那位瑜伽行者答應了，母親就好好地招待他住了幾天。

「當天晚上，母親點了一盞燈，跪在神前發願說：『我的心願如能實現，這個長明燈就不熄滅；若是我的心願不能如願，請立刻熄滅掉；祈請聞喜的祖先、護法神，以此示我。』」
這樣發願以後，燈點了一晝夜都沒有熄掉，因此母親相信所謀一定可以如願成就。於是第二天她就對那個朝山的行者說道：

「師傅，朝山人的衣服和鞋子都是很要緊的，你的衣服讓我好好地來補一補，我另外送你一雙鞋底吧！」

「說完就給了他一塊又長又大做鞋底的皮子，把身上那又舊又破的衣裳取下來，用布把破處補好。在衣裳的背心當中，把七片黃金，隱藏在內，用一尺見方的黑布片縫上，在黑布片當中用白色的粗線，繡成了六個小星，再用布遮住了這些小星，卻不讓行者知道。此外又送了那個行者很多的禮物，在信封上蓋了一個印，方把信交給行者，請他帶去。」

「這時母親心裏暗想：『現在這些村中的人們，不知道在打什麼主意，要想個方法來嚇他們一嚇。』就對琵琶妹妹說：『昨天那個行者，帶來了妳哥哥的一封信。』琵琶就四處去告訴大家，讓大家都知道我有信帶回家。母親仿效我的口氣寫了一封假信，信上說：

「『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：誅咒見效，兒心大快。若村人尚有對母親及琵琶無禮者，請即將姓名、家族示知，以便放咒。兒以咒術、取人性命，易如反掌，誅其九族，滅其根苗，猶探囊取物耳。若村人盡皆不良，請大人及琵琶移居此處。兒初離鄉里，自無分文，今則資財盈庫，享用不盡矣！祈釋慈注。兒聞喜拜上。』」

「又蓋了一假印，先把信給那些與伯父、姑母相好的人看，隨後就把信放在舅父的地方。這樣一來，他們便改變了計畫不敢再想殺我們；也因為這封信的力量，村人們要求伯父把俄馬三角田也交還給母親了。」

「再說那位朝山的行者，聽說我住在西端溪，就到西端溪來找我。把母親、妹妹和鄉中的情形，詳細地向我講述一遍；又把母親的信交給我。我把信拿到無人的地方，拆開來看。信上寫道：

「『聞兒知悉：母親甚健，不必掛念。汝母有兒如是，亦可以無憾矣！汝父密勒蔣採縱在黃泉，亦可以含笑無恨矣！兒放咒之結果，壓死仇家三十五人。近聞村人將密派刺客，謀

殺吾兒，然後再殺汝母，故必須隨時警惕。渠等既仍持報復之心，自不能輕恕，應施以九壁層之降雹，毀其稼禾，則汝母願足矣！若學費已盡，可在北向之山，黑雲深處，六星放光之下，有吾家親戚七戶，可向彼等索取，兒若不知彼等親戚之住處，及山村在何處，於此行者身上求之即得。此山村中，只行者一人居住，不必他求也。母白莊嚴手字。」

「我看了信以後，不明白信中的意思，想起家鄉，想起了母親。信中所說的山村和親戚也都不知道，需要的學費供養也拿不到，不禁眼淚汪汪的流下來。哭了一陣，把淚眼拭乾，走去向行者說：

「『聽說你知道我的親戚所住的山村，請你告訴我好吗？』」

「行者說：『我就聽說喜瑪拉雅山下的貢得抗有你的親戚！』我問他道：『你還知道別的地方嗎？請問你的家鄉是哪兒呀？』行者說：『此外的山村，我知道的很多；但是你親戚住在哪兒，我卻不知道；我是衛地的人！』我說：『那麼請你等一等，我馬上就來！』」

我就把信拿給上師看，把經過的情形詳細地說了一次。上師就說：『你的母親瞋心真不小啊！殺了這麼許多人還不夠，還要降雹！』接著又問道：『你的親戚在北方什麼地方呀？』我回答說：『我以前從來沒有聽說北方有什麼親戚，但信上明明是這樣說的；我問那個朝山的行者，他也說不知道，到底是怎麼回事啊？』」

「那時，師母智慧空行也在一起，看了信之後，說道：『你把那個行者喊進來！』師母就燒了一大盆火，請行者進去烤火、喝酒。師母指天劃地，東說西說，順便就從行者的背後，把他的大衣脫下來，披在自己的身上說：『穿著這樣破舊的衣服去朝山，福氣一定會來的。』說著，東走西走，就走到樓上去了。師母在破衣的當中，取出了黃金之後，照樣補好，仍舊把衣服還給行者，招待他吃飯，留他住宿。

「師母對我說：『聞喜！聞喜！到上師那兒去啊！』我與師母一同到了上師面前，師母就給了我黃金七兩。我很驚異地問道：『這黃金從哪裏來的呀？』師母就說：『你的母親真聰明啊！在行者的身上把這七兩黃金藏得這樣好！信上所說的，北向的山村，就是太陽照不到的地方，行者衣裳的裏層，不是太陽照不到嗎？黑雲就是用黑布縫著的意思；六個星放光，就是用白線縫了六處的意思；底下的七家親戚，就是有七兩黃金的意思；若找不到的話，要知這個山村裏只有行者住在裏面，用不著找別人；這就是說黃金在瑜伽行者的身上，用不著找別人了！』上師仰天哈哈大笑，一面說：『人們都說妳們這些女人聰明，這話真是不錯！』」

「我給行者一錢金子，行者真是快活極了。我隨後供養了師母七錢金子，供養上師三兩金子。又對上師說：

「『我的母親還要我降雹，請上師傳給我一個最祕密的降雹法吧！』」

「上師說道：『你要學降雹法，卻是要到雍同多甲上人那裏去求！』」

「於是上師就寫了信和帶了些土產的東西著我又到波通去了。拜見了上師以後，供養了三兩黃金，又把信和土產也一併供養了，詳細地陳述求學降雹法的原委上師問道：『咒術成功了嗎？』我說：『咒術成功了，殺了三十五個人；我又接到母親的信叫我降雹，所以要請上師傳給我！』上師說道：『好！滿你的心願吧！』就把降雹法傳給我。我又在練法堂處修了七天。在第七天的時候，由對山的石隙間出了一團黑雲，電光閃閃，雷聲轟轟，滿天大風暴要降臨的樣子。我知道我的本領已能指揮降雹了。

「上師來問我：『你現在能夠降雹了，可是不知道你們家鄉的麥子熟了沒有？長得有多高了？』我想一說道：『大概還只有可以藏斑鳩那樣高！』」

「又過了十幾天，上師又來問，我說：『大概有小蘆草那樣高了！』上師說：『嗯，還稍為早一點！』」

「於是又過了些時，上師又問，我說：『現在是正要長穗的時候了！』上師說：『那麼，你應該去降雹了！』就派從前曾到我家鄉去調查的那個同學送我一起去。我們都裝著行腳僧的模樣出發。

「那一年，家鄉的麥子長得異常的豐盛，許多老人家都說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好的收成。村人約定不准各自任意收割，要在大家慶祝以後，才同時動手。我等到再隔一兩天村人就要開始割麥子的時候，在村前溪水的上流處，結了一個法壇，預備了咒術用的種種材料，開始作法，唱誦咒語。那時空中，萬里無雲。我大呼一聲護法神之名，陳述村人虐待我家的事實，捶胸拍衣，大聲地哭叫起來。

「真是不可思議！空中突然起了一團黑雲，一層捲一層，瞬間間變成一大堆的濃雲，電光閃閃，雷聲隆隆，一霎時，大冰雹紛紛降下來；下了一陣又一陣，把村人眼看著要收割的麥子打得一粒不剩。山上又沖出一股洪水，把麥子也一起沖走了。村人看見麥子隨洪水流去，都放聲嚎啕大哭，最後，空中起了一陣風暴，我們兩個人身上覺得冷颼颼的，就跑到北邊的山洞裏，生起火來取暖。那時，村中的人，為著慶祝豐年擺酒宴而準備肉食，派了一夥人出來打獵。這些打獵的人，恰巧經過崖洞的前面，有一個人說道：

「『哼！再沒有比聞喜把這個村子害得更慘的人了。以前殺了那麼多人還不甘心，現在又把這樣好的麥子弄得一粒也不剩了！要是把他捉到了，我要把他的血擠乾，活生生把他的膽挖出來，都還不能消我的恨。』」

「當中就聽見有一個老頭子說：『噓！噓！不要聲張！低聲點說話！你看那崖洞裏在冒

煙，是誰在裏頭？」一個年輕人說：「那準是聞喜！那個混蛋沒有看見我們，我們趕快招集人來殺死他，不然他要把這個村子都害得精光了！」一面說一面大家急急地都跑回去了。

「我的同伴看見下面有人走過來，知道大概已經有人發現我們在這裏了，就對我說：『你先回去吧，我裝著你的樣子，跟他們玩一玩！』我們就約好，四天後晚上，在滇目的客舍中相會。當然囉！我知道他多力好勇，所以也就很放心地讓他一人留在那裏。」

「那時我很想會會母親，但又怕村人會害我，所以只得離開家鄉，繞道往寧哦去了。不幸在路上讓一隻野狗咬了我幾口，腿上到處是傷，一路走一路跛，結果不能夠如期到達客店。」

「我的同學到底幹了些什麼事呢？那天我走了以後，村中就集合了大隊人馬來殺我，他就奮然鼓足勇氣，向人馬羣中衝了過去，衝得人和馬紛紛兩邊倒。當他衝過去之後，村人又一齊集合追趕過來。村人追得急，他就跑得快些；追得慢，他又從從容容地走得慢些；村人丟石頭過來，他就丟擲更大的石頭過去。他大聲地叫道：

「誰要敢打我，我就不客氣用咒術誅死他！我殺死那麼多的人，你們還不怕嗎？今年這樣好的收成，弄得一粒麥子都看不見了，你們還不夠嗎？今後你們要是不好好地待我母親和妹妹，老子就在村中的進口處放下鬼池，出口處放下魔咒，讓你們這些活著未死的人，九

族都要一起死完！不把這個村莊化為灰燼，絕不甘休！你們不怕嗎？」

「村人聽完他的話都嚇得渾身發抖，大家你望我，我望你，一個推一個，噤哩咕嚕地說：『你說！你說！』說著，卻一個個都悄悄地溜回去了。」

「他倒比我先到滇目。到了客店之後，就問老板，有沒有這樣這樣的一個行腳僧到你們這個店裏來呀？老板想了想說：『來是沒有來，可是你所說的那個行腳僧，現在好像正在那個舉行宴會的村子裏面，像是受了些傷似的。你大概沒有帶碗吧？我可以借一個給你。』說著就借了一個碗底灰色而形狀像閻王面孔的碗給我的同學。他就拿著碗到村上的宴會來行乞。他在宴會中找到我，走近來坐在我的身旁說：『你昨天怎麼沒來呢？』我說：『前幾天，我在路上去要飯的時候，讓野狗咬了幾口，所以走不動，現在才好一點，大概不要緊了！』於是我們兩人就一同回波通。拜見了上師以後，上師對我說道：『你們倆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！』我倆覺得奇怪，向上師說：『在我倆回來之前，是誰告訴您老人家的呢？』上師說：『護法神等將士，在十五月圓的時候回來告訴我的，這一次是我差遣他去的。』說完，大家都覺得很高興。』

那時尊者密勒日巴，對聽法的弟子說完上面的故事之後，就對弟子們說道：「我就是這樣為了報仇而作黑業的！」